

性騷擾經驗與憂鬱之關係—創傷反應作為中介因子及性別為調節變項*

彭秀玲

中山醫學大學
心理學系

黃曬莉**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系

李仁豪

中山醫學大學
心理學系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性騷擾經驗與憂鬱、創傷反應間之關係，以及性別的影響。研究資料蒐集以問卷調查為主，問卷中除了個人基本背景資料外，包含性騷擾經驗量表、貝克憂鬱量表、創傷後心理指標量尺。有效問卷 682 份，其中 480 位曾遭受過性騷擾，研究分析以此 480 位之性騷擾經驗為主（男性 146 人，女性 334 人）。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大學生性騷擾經驗的結構與國外常用的性騷擾經驗量表之結果相似，國內除了性強制、性別騷擾、不受歡迎性注意三因素外，還多了肢體騷擾因素；其中，女性在「不受歡迎的性注意」經驗顯著多於男性，其他的性騷擾經驗則男女無顯著差異。女性遭遇性騷擾次數越多，創傷反應及憂鬱症狀就顯著地越高，男性則未出現此顯著效果，顯示性別是性騷擾經驗與憂鬱、創傷反應間的調節因子。進一步分析也指出，女性的一般性騷擾經驗會透過創傷反應的完全中介而影響憂鬱症狀之出現；較嚴重之性強制騷擾對憂鬱症狀會有直接之影響，創傷反應則只有部分中介效果，男性則否。總之，女性遭遇性騷擾之後，比男性更易與創傷反應產生關聯，也易因創傷反應未妥善處理，而對憂鬱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關鍵詞：性別、性騷擾、創傷反應、憂鬱

壹、緒論

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是一個具有長遠過去卻又歷史簡短的社會問題（Fitzgerald & Shullman, 1993）。在美國，Safran（1976）曾就 9000 名婦女進行調查研究後，發現 88% 的受訪者曾有受騷擾的經驗，對性騷擾行為加以細緻描述，並指出性騷擾是「無時不在，也無處不在」的社會現象。

此後，性騷擾議題就廣泛地引起民眾、學界、司法人員及臨床諮商等實務工作者的注

* 本研究承蒙中山醫學大學校內計劃（CSMU96-OM-B-034）之經費支持，特此致謝。

** 通訊作者：黃曬莉，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 號，台灣大學心理系，e-mail: lilihuang@htu.edu.tw

意，文化比較研究更指出性騷擾是跨社會與跨文化的社會問題 (Barak, 1997)。在傳統或男性主導的社會 (如西班牙語系的拉丁美洲或土耳其)，女性受到性騷擾是倍受責備且需要否認的事件 (Wasti & Cortina, 2002)。

一、台灣性騷擾議題之開啟與研究

在台灣，1988 年華航空姐因乳癌篩檢疑似受到性騷擾的事件在媒體揭露後，為台灣的性騷擾掀起能見度的序幕 (宋鎮照, 1997; 黃囁莉、畢恆達, 2002)。爾後，陸陸續續發生於校園、醫療機構的性騷擾事件，更引起社會大眾對性騷擾的注視 (王純娟, 1998; 林秀美、陳階堃、莊世杰, 2006; 林芳玫, 1995; 馮嘉玉、晏涵文、李思賢、高松景, 2012)。自此，性騷擾在台灣社會不再是「有沒有」的問題，而是「公開化或法制化」的議題。1990 年後，性騷擾相關政策制訂快速，如 2002 年完成之「性別工作平等法」，要求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2004 年完成「性別平等教育法」，其中第四、五章 (第 20-35 條)，訂出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之防治辦法，以及調查與救濟方式，另外，還制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子法的詳細規範，因為這些法案的制定，使得 2005 年至 2011 年校園性侵害事件從 214 件，躍升至 1652 件，性騷擾從 145 件增加為 2018 件。2005 年更公佈「性騷擾防治法」，幾乎讓各場域的性騷擾無所遁逃，至今也進行多次修訂。這些法規的制定、公佈、修訂，為台灣的各種性騷擾之判定與懲處提供了法源基礎。

學術研究方面，搜尋華藝資料庫的結果顯示，20 多年來台灣關於性騷擾之研究且發表於學術期刊的論文有 134 篇，博碩士論文 88 篇，多半是與法律、政策及防治策略相關之論文，與性騷擾經驗者心理有關的研究只有 6 篇。量化研究多是探索特定情境中的性騷擾經驗，如護理人員 (王素美、吳佩玲、張之蘋、許秀峰、郭雅惠, 2012; 李選、白香菊、顏文娟, 2010; 林秀美等人, 2006; 董貞吟等人, 2005)、餐飲實習學生 (林玥秀, 2005; 林玥秀、黃毓伶, 2001) 以及國中生 (黃淑英、晏涵文, 2004); 少數研究針對性騷擾的知覺與態度 (黃貞裕、吳娟娟、駱俊宏, 2007)、課程設計 (馮嘉玉、晏涵文, 2013)、性騷擾認知與性別刻板印象的性別差異 (汪淑娟等人, 2009)。心理影響方面，邊立中、鄭雅文、陳怡欣和陳秋蓉 (2014) 的研究關注工作滿意度、睡眠品質、自評健康狀況; 楊培珊 (2000) 只探索廣泛、未細分的情緒健康; 簡苑珊、陸均玲、李鴻森和洪百薰 (2012) 雖指出性騷擾經驗會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卻僅以簡式健康量表 (Brief Symptom Rating Scale, BSRS-5) 作為情緒困擾的評估指標。另外，質性研究方面，黃囁

莉與畢恆達（2002）特別由社會文化脈絡討論對性騷擾受害者的影響，如對女性受害者的貶抑與污名化、性別養成的文化脈絡、性別的權力機制、注重團體名譽及男性優先的組織文化、事件發生後的陰謀論或秋後算帳的懲處風格，以及源自「中庸思維」的折衷式正義觀。羅燦煥（2002）關注的是性別對性騷擾的界定、歸因及創傷論述，隨後羅燦煥（2011，2012）關注父權意識型態對性騷擾受害女性因應的影響，並未探討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從刊載於期刊上的論文章量，且對心理困擾之描述仍模糊的現象看來，國內研究對性騷擾經驗者的負面心理之探究，遠不及政策推動與媒體關注的成效。

總之，截至目前國內研究多是探索不同情境中的性騷擾經驗、對性騷擾的知覺與態度，較少著重遭受性騷擾經驗者的心理健康，也未曾從較嚴謹的臨床心理之角度探究遭受性騷擾者之心理受影響程度。

關於性騷擾的定義，性騷擾防治法制定前呈現各說各話的現象。陳若璋（1994）將性騷擾視為性傷害事件的一種，內涵上只納入「語言騷擾」一種；黃富源（1995）從人際親疏的角度，將性騷擾分為陌生人與非陌生人騷擾，都因概念過於窄化、不夠完整而未蔚為風氣。黃囁莉與畢恆達（2002）回顧文獻後指出，「性騷擾」是從西方引進之專家概念，其中隱含的權力差距與性別歧視之理念尚未完全受國人理解與接納，也還未與國人的日常生活經驗融合。《性騷擾防治法》（2009）將性騷擾定義為「以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此一定義因而成為國內研究性騷擾的最佳來源，也是本研究探索性騷擾經驗的依據。

性別對性騷擾概念與經驗的影響之研究則相對較多。早期，邱雅莉（1993）、呂寶靜（1995）都一致指出男性對性騷擾的定義比女性嚴苛。羅燦煥（2002）從性別化建構角度指出性別在性騷擾經驗的反應呈現顯著不同。簡苑珊等人（2012）研究基隆市國中學生顯示男女在性騷擾經驗的數量上並無差異，但男性在「未經同意的碰觸」與「故意掀衣物」兩項肢體騷擾的經驗顯著高於女性，女性則是「不自在的眼神」之經驗顯著高於男性。馮嘉玉等人（2012）研究顯示國中男生比國中女生容易遭遇肢體騷擾（如被脫褲子、碰觸性器官）。因此，性別不僅影響對性騷擾的認定與態度之不同，更影響經驗到的性騷擾類型也有所不同。此研究結果，與 Rotundo、Nguyen 和 Sackett（2001）分析 62 篇有關性別與性騷擾知覺的後設分析結果類似，但 Rotundo 等人進一步指出，女性比較容易將較不嚴重且較模糊的行為（如敵意的工作環境、對女性歧視的態度、約會的壓力、有性意涵的肢體

碰觸)視為性騷擾，尤其是「有性意涵的肢體碰觸」的認定上性別差異最大，且性別具顯著調節作用；「性挑逗」及「性強制」的認定性別差異較小，在權威情境中的性騷擾認定也沒有性別差異。Rotundo 等人認為這種知覺差異會影響男女評估其性騷擾經驗的頻率。Willness、Steel 與 Lee (2007) 進行 41 篇文獻的後設分析後也指出，性別可能是性騷擾經驗的調節因子，但因研究量不足，需要進一步的確認。因此，本研究探索性騷擾經驗議題時，將特別關注性別差異及其可能的調節作用。

國內研究在評估性騷擾受害經驗者的心理或情緒困擾時，雖多以籠統或簡單方式區分其程度，但簡苑珊等人(2012)的研究卻也清楚指出：男性的性騷擾經驗與身心適應無顯著相關，女性的性騷擾經驗則與身心適應有顯著相關。Magley、Waldo、Drasgow 與 Fitzgerald (1999) 也曾提到類似結果，性騷擾經驗在女性心理、生理及工作表現上比男性呈現更多的負面效果。這些研究都顯示性別是影響性騷擾受害者身心適應的重要因素。而馮嘉玉等人(2012)也指出性別在危險因子與風險因子上的差異，如社會支持是女生免於同儕性騷擾的因素，卻不是男生免於性騷擾的保護因子。但這些研究多僅是初步探索，尚未推論到所有年齡層，也未建立理論模式，更未曾對相關前置、中介、調節因素作進一步探索與檢驗。簡言之，性別在性騷擾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所扮演的角色，是台灣相關研究需要進一步探究之處。

二、性騷擾是否為創傷事件及其影響

國際上，近四十年來累積的相關文獻相當多，從性騷擾的定義與評估(Fitzgerald & Shullman, 1993; Fitzgerald, Gelfand, & Drasgow, 1995; Gruber, 1992; O'Donohue, Downs, & Yeater, 1998; Welsh, 1999)、工作場所(Schneider, Swan, & Fitzgerald, 1997)與校園(Till, 1980; Witkowska & Gillander, 2005)的性騷擾，到性騷擾的前置因素與負面影響(Fitzgerald, Drasgow, Hulin, Gelfand, & Magley, 1997; Sbraga & O'Donohue, 2000; Willness et al., 2007)等議題，在在都已觸及了與性騷擾相關的重要概念。其中，性騷擾對受害者的負面影響或心理困擾，卻遲至二十世紀末才成為焦點，且爭議不斷，尤其是性騷擾是否為一種創傷事件(traumatic event)，不論情節輕重是否都會引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更是文獻中常出現的爭議(Avina & O'Donohue, 2002; McDermut, Haaga, & Kirk, 2000; Palmieri & Fitzgerald, 2005)。

關於創傷事件，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修訂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Text Revision 4th ed., DSM-IV-TR)(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0)指出，創傷事件的認定有兩個，一是經驗、面對或目睹死亡、死亡威脅、嚴重的身

體傷害或損害身體的整合性，二是經歷創傷者在事件中出現害怕、無助或恐怖等感受的反應。嚴格地說，性騷擾事件在行為特性上並不全然符合此兩個標準，例如，性騷擾發生時很少出現第一項標準中的死亡、死亡威脅或嚴重的身體傷害，一般人也認為性騷擾受害者不一定會出現第二項標準中的害怕、無助或恐怖感受。因而 2000 年之前的文獻對於性騷擾是否會造成 PTSD 仍有許多質疑 (Avina & O'Donohue, 2002; Dansky & Kilpatrick, 1997; Gutek & Koss, 1993; Koss, 1990; McDermut et al., 2000)。但 Avina 與 O'Donohue (2002) 回顧相關文獻後指出，性騷擾事件具有對經濟、個人私領域及掌控性的威脅，受害者也會感受到越來越危險的強烈害怕與恐懼，因此性騷擾完全符合 DSM-IV 中「威脅」的涵義。事實上，過去有關創傷流行病學的研究普遍也將性騷擾視為潛在的創傷事件 (potentially traumatic events, PTE) (Kessler, Sonnega, Bromet, Hughes, & Nelson, 1995; Shipherd, Pineles, Gradus, & Resick, 2009)，而 2010 年修訂的第五版診斷統計手冊草稿—網路版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2) 就將真實或威脅性的違反性自主事件 (actual or threatened sexual violation) 正式納入為創傷事件定義的一部分。雖然 2013 年美國精神醫學會正式出版的第五版診斷統計手冊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將違反性自主 (sexual violation) 改為性暴力 (sexual violence)，但仍將真實或威脅的事件都納入創傷事件的定義中。這些都顯示性騷擾受害者所遭受的負面心理傷害，可以獲得正式且專業的診斷。

實徵研究方面，Palmieri 與 Fitzgerald (2005) 以驗證性因素分析比較遭受性騷擾女性身上出現的 PTSD 與 DSM-IV 中的 PTSD 是否一致，結果指出，1218 位有性騷擾經驗職業婦女產生的四個心理傷害向度，其中三個向度 (重複經驗、逃避及過度警醒) 與 DSM-IV-TR 中的 PTSD 相同，還多了情感麻木的成份，且逃避與情感麻木對性騷擾後的生活滿意度與健康滿意度影響最大。Murdoch、Polusny、Hodges 及 Cowper (2006) 的調查也指出，女性遭受性騷擾與出現 PTSD 的相關很高。McDermut 等人 (2000) 的研究更指出，即使只遭受到性別騷擾或不想要的性注意等性騷擾事件，都比沒有經驗這些性騷擾者出現較多的 PTSD 症狀；進而有之，性騷擾的威脅越嚴重，持續的時間越長，受害者的症狀就越嚴重。這些研究都是以 PTSD 為依變項，視性騷擾為創傷事件，是導致 PTSD 的重要原因。因而本研究將視性騷擾為創傷事件，認為受騷擾者也會出現創傷反應，因而將以創傷反應作為性騷擾經驗後的依變項。

另外，Willness 等人 (2007) 關於過去 30 年性騷擾造成負面影響之後設分析指出，性騷擾造成的負向影響包括：(1) 工作表現，如工作滿意度降低、組織忠誠度減少、工作中人際滿意度也低，工作上退縮、曠職或離職，生產力變低等；(2) 心理問題，如生活滿意

度或幸福感降低，憂鬱或 PTSD 之外的情緒障礙，如焦慮、恐慌等；(3) 健康問題，如體重減輕、疲倦、反胃、頭痛等症狀，健康滿意度也變低。這些負向影響涵蓋範圍廣泛，憂鬱是僅次於創傷後壓力症狀 (PTSD) 的心理問題 (Thacker & Gohmann, 1996)。遭遇性暴力的創傷倖存者，17.9% 的人會出現憂鬱症狀 (Burnam et al., 1988)。在流行病學的調查中，創傷倖存者出現創傷後壓力症狀後，也最常合併出現憂鬱的情緒困擾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Kessler et al., 1995)。但是，國外文獻關於性騷擾與憂鬱的探討，常與酒精濫用合併討論 (Gradus, Street, Kelly, & Stafford, 2008; Richman et al., 1999; Richman, Shinsako, & Rospenda, 2002; Stewart & Conrod, 2003)。Richman 等人 (2002) 的研究顯示性騷擾經驗與憂鬱等情緒困擾、酒精濫用呈正相關外，間隔一年後的研究更指出憂鬱等情緒困擾是性騷擾經驗與酒精濫用間的中介變項。Stewart 與 Conrod (2003) 認為性騷擾經驗後多使用酒精或藥物，且憂鬱是影響藥物濫用的主要情緒。Gradus 等人 (2008) 以軍人為對象，檢驗性騷擾經驗、憂鬱與酒精濫用之關係，以及性別之影響，結果顯示：女性的性騷擾經驗多於男性，女性的憂鬱發生率也高於男性，其中女性的憂鬱是性騷擾經驗與酒精濫用間的中介變項，男性的中介效果則未成立。此外，Campbell、Greeson、Bybee 及 Raja (2008) 曾將 PTSD 視為性騷擾與生理疾病的中介變項。但這些探索性騷擾經驗與憂鬱、創傷後壓力症狀之關係，性別之中介或調節影響等的文獻仍相當有限。性騷擾作為台灣學術研究的主題不過短短 20 年，與具體、特定診斷有關的文獻更是有限，與創傷反應或憂鬱是否有關係，或是性騷擾經驗、創傷反應、憂鬱及性別之間是否具某種路徑的關係，這些都是本研究欲進一步探究之處。

綜上所述，性騷擾是負向事件、也是創傷事件，它可能帶來創傷反應、憂鬱、工作表現差或健康等問題，這是過去研究呈現的一致性結果。在此基礎之下，本研究將以台灣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探索性騷擾經驗與創傷反應、憂鬱之間的關係，且進一步探究這些因子間存在之中介路徑或調節的關係。根據 Campbell 等人 (2008)、Gradus 等人 (2008) 的研究結果來看，創傷反應、憂鬱等心理困擾症狀比較可能是中介變項，性別則可能是調節變項，本研究也將據此建構研究問題。

三、研究目的

從台灣的調查報告來看，女性曾遭到性騷擾的比例超過八成 (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1990)，大學生曾遭受性騷擾的比例有五成到七成 (邱雅莉，1993；陳若璋，1994)，高中職女生在五成到九成之間 (台北市現代婦女基金會，1992)，就業婦女則在三成六到五成之間 (呂寶靜，1995)。2005 年性騷擾防治法立法後，國中學生 (馮嘉玉等人，2012；黃

淑英、晏涵文，2004；簡苑珊等人，2012）、大學生（彭秀玲、陳淑惠、徐文鈺、姚秀靜，2008）依然維持在五到九成之間，工作場所中（如醫療或餐飲業）遭受性騷擾的比率則仍高達五成七（林秀美等人，2006）。這些數據顯示：半數以上的大學生、高中職學生以及職業婦女都曾有遭受性騷擾的經驗。但簡苑珊等人、馮嘉玉等人在 2012 所做的調查則指出，國中男生的受性騷擾經驗並不比國中女生少。因此，性騷擾在台灣社會是普遍且不容忽視的議題，尤其性騷擾防治法立法後性騷擾的發生率，還顯示男生受性騷擾經驗多於女生的數據。由於簡苑珊等人、馮嘉玉等人的研究對象限於國中生，因此，本研究將進一步以大學生為對象研究，以補足性騷擾本土樣貌之理解。

總之，本研究先將根據台灣性騷擾防治法對性騷擾的定義，參考國外有關性騷擾經驗的評估工具，先確認台灣評估性騷擾的工具，進而以大學生為對象，探討性騷擾對受害者心理造成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創傷反應與憂鬱等症狀之產生，以及它們之間的路徑關係。由於台灣大學生酒精濫用的比率不高，本研究將不考慮酒精濫用的評量。另外，本研究欲探索性別在性騷擾對受害者的負面心理健康影響上的調節作用。簡言之，本研究之目的為：（1）藉由台版性騷擾量表初步探究大學生遭受性騷擾經驗之輪廓；（2）性騷擾經驗與創傷反應或憂鬱的關係，及其間的路徑；（3）性別在性騷擾經驗及相關影響之差異，及其對各影響因素之調節作用。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以便利取樣方式，於 2008 年四月到 2009 年二月間，就中部地區的三所大學（一所私立綜合大學，兩所國立科技大學），在課堂、社團、學校人潮聚集之處，找尋願意填寫問卷的大學生為研究參與者，盡量擴大參與者的異質性。最後共有 699 位大學生填寫問卷，刪除無效問卷後，得 682 份有效問卷。有效問卷中，480 位（占 70.4%）學生曾有遭受性騷擾的經驗，其中男生 146 人（占男性的 53%），平均年齡 20.9 歲；女生 334 人（占女性的 83%），平均年齡 20.2 歲。以下將以此 480 位遭受性騷擾經驗者之資料為分析基礎。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為問卷，問卷中含三個量表及基本資料，性別於基本資料中詢問，量表則包括性騷擾經驗、憂鬱、創傷反應量表。

(一) 性騷擾經驗量表

本量表乃參考台灣的性騷擾防治法(2009)與中華民國刑法(2013)的定義,將性騷擾視為性侵害以外,對他人做出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另外,再參考Fitzgerald與Shullman(1993)對性騷擾經驗的三種分類,如性強制(sexual coercion)、不受歡迎的性注意(unwanted sexual attention),以及性別騷擾(gender harassment),還有Fitzgerald等人(1995)依此分類發展的性騷擾經驗量表(Sexual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 SEQ)的題項,編寫適合台灣的性騷擾經驗題目。題目完成後,先邀請兩位國內臨床心理學界與性騷擾領域的專家學者進行審題與修辭,以確認這些題目是否足以描述性騷擾經驗、容易瞭解且容易作答,以建立專家效度。

最後,性騷擾經驗量表共26題,包括5題「性別騷擾」(如:曾經有人反覆地說令您不悅的黃色笑話或故事,讓您覺得不舒服),6題「不受歡迎的性注意」(如:雖經您拒絕,還是有人不斷地要求跟您約會或共進晚餐,讓您覺得不舒服),4題「性強制」(如:曾經有人威脅您若在性方面不合作,將遭到報復;曾經有人暗示您若在性方面合作,將得到某些好處,讓您覺得不舒服),11題「肢體騷擾」(如:曾經有人做出違反您意願的摟抱或親吻,讓您覺得不舒服;曾經有人用暴力或脅迫的方式,強行撫觸您的身體,如:臀部、大腿)。每題皆以5點量尺「0代表未曾發生,1代表發生一次,2代表發生2-3次,3代表發生4-6次,4代表次數多到數不清」供研究參與者圈選。最後以總分表示性騷擾經驗的多寡,分數越高表示遭受性騷擾經驗越多,分數越低則表示性騷擾經驗越少。

此外,為了探究性騷擾經驗是否合乎DSM-IV-TR對創傷事件的定義,問卷在量表的最後加問「請問最困擾您的是那一個事件」、「事件發生當時,是否曾感覺:快要死了、或身體受到嚴重的傷害、或您身體失去了完整性」、「事件發生當時,是否曾感覺到強烈的害怕、無助或恐懼」三題,以瞭解性騷擾事件與潛在創傷事件(latent traumatic events)之關係。

(二) 貝克憂鬱量表

本研究對憂鬱症狀之評估是以貝克憂鬱量表第二版中文版(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II, BDI-II)(陳心怡譯,2000/1996)為工具。此量表共21題,每題以0-3作嚴重程度的計分,以總分代表憂鬱症狀高低。信度方面,貝克憂鬱量表根據大學生樣本所得到的內部一致性 α 信度為.93,針對門診病人進行一週後的重測信度為.93(陳心怡譯,2000/1996)。效度方面,貝克憂鬱量表涵蓋DSM-IV憂鬱症的各項準則(如悲傷、悲觀、失去樂趣、失去活力、無價值感、罪惡感或專注力降低等向度),第二版的題目經過改寫並加入新題目,更具內容效度(Beck, Steer, Ball, & Ranieri, 1996)。此外,與貝克焦慮量表及貝克無望量

表的相關為 .68 及 .68；而貝克憂鬱量表與漢米爾頓精神科憂鬱評定量表的相關 .71，遠高於與漢米爾頓焦慮評定量表的相關 .47，具有區辨憂鬱與焦慮的效度（Beck et al., 1996）。

（三）創傷後心理指標量尺

本研究對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評估係以陳淑惠、林耀盛、洪福建與曾旭民（2000）所編製的創傷後心理指標量尺（Posttraumatic Stress Response Index, PTSRI）來測量。PTSRI 採自精神疾病診斷手冊第四版（DSM-IV）有關創傷壓力症候群的症狀，以及於地震後親臨災區現場協助社區心理復健工作的田野觀察與訪視筆記編製之自陳問卷，內容為與創傷相關之症狀與身心反應，包括重複經歷災難反應、逃避或心理麻木反應、過度警覺反應及身心症狀等。PTSRI 共 47 題，以四點量尺作答，「0 代表從來沒有，1 代表偶而有，2 代表有時如此，3 代表經常如此」，參照的時間為「從事件發生到現在」，本研究以 PTSD 表示。

信效度方面，陳淑惠等人（2000）曾以 199 位台灣 921 地震災區居民為對象，依地震發生後到施測期間的三、四個月間所經歷的反應蒐集 PTSRI 資料。資料經主軸因素分析後顯示，PTSRI 可區分為創傷後焦慮症狀、創傷後身心症狀、逃避／麻木、非適應性因應四個因素，與 DSM-IV 中 PTSD 的內容符合，因素結構穩定且可解釋 56.5% 的變異量，四個因素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值介於 .67 至 .96 之間。許文耀（2000）也曾以災區 681 位高中生為受測，於地震後的一年期間施測 PTSRI，抽取出四個因素分別為「身心症候群」、「惡兆的預測／影像的反覆」、「刻意逃避／心理麻木」、「功能不良的因應」，總解釋變異量為 51.49%，其內部一致性係數分別為 .93，.93，.92 及 .83。此兩研究的因素大致符合。由此可見，PTSRI 應用在台灣社會，無論成人或高中生，其因素結構穩定且有良好信度。

參、研究結果

一、性騷擾經驗之因素

本研究以 480 位曾有性騷擾經驗的中部大學生之資料為基礎，初步分析結果顯示，肢體騷擾中有關暴力脅迫、灌醉下迷藥所產生的性騷擾行為幾乎無人答「是」，如：以暴力或脅迫方式強行撫觸身體；強迫您做出猥褻的動作；以灌醉或下迷藥的方式強行撫觸臀部或大腿、胸部或性器官；用暴力或脅迫的方式強迫拍裸照；用灌醉或下迷藥的方式強迫拍裸照，共 9 題。仔細審視這些無人答「是」的內容發現，這些行為比較接近「猥褻」行為，台灣的刑法中將猥褻歸屬於性侵害的一種，因本研究是以性騷擾為主，因此以下的分析將

此 9 題刪除。剩下的 2 題肢體騷擾的題項，加上原有性別騷擾、不受歡迎的性注意與性強制三類的題目，共 17 題。仍分成四類。

將此 17 題性騷擾題項之反應進行初步探索性因素分析（主成分萃取法配合斜交轉軸）， $KMO = .784$ ，稍低一般標準，但未轉軸前所萃取的四個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共可解 51.63% 總變異量。17 題項在四個因素的歸屬、因素負荷量及轉軸後特徵值與解釋比例如表一。儘管有部分題項有跨因素情形，但在主要因素上的負荷量都相當高（大於 0.5）。由於性騷擾之題項係以經驗為基礎，而非認知上之結構，為符合經驗法則，本研究就不再刪題。依因素分析結果，第一個因素與原來的「性強制」(12、13、14、15 題)內容完全符合，因此仍命名為「性強制」。第二個因素比原來「性別騷擾」的題項少一題（5、3、2、6 題），在內容上也仍命名為「性別騷擾」。第三個因素在內容上顯現的共同特性為「以外顯動作表示性騷擾的意圖」，故命名為「肢體騷擾」。最後一個因素包含三題（8、4、11 題），由內容來看與「不受歡迎的性注意」定義相符，且著重以眼神或口頭呈現的性注意，因此命名為「不受歡迎的性注意」。

新的性騷擾總量表（17 題）之內部一致性 α 值為 .84，四個因素所屬題項之內在一致性 α 值分別為 .74、.61、.63、.65，顯示因素分析後的性騷擾經驗量表之分量表的內在一致性是可接受的。

表一 性騷擾經驗之因素命名與題項

題項	因素命名	性強制	性別騷擾	肢體騷擾	不受歡迎性注意
14.曾經有人威脅您若在性方面不合作，將遭到報復		.91	.11	.04	.07
13.曾經有人對您說，若在性方面不合作將對您不利，讓您覺得不舒服		.88	.13	.15	.18
15.您曾因拒絕性關係而遭受不公平的對待		.83	.12	.09	.09
12.曾經有人暗示您若在性方面合作，將得到某些好處，讓您覺得不舒服		.50	-.02	.33	.39
5.曾經有人誘導您討論有關性的議題，使您覺得不舒服		.13	.73	.24	.17
3.曾經有人反覆地說令您不悅的黃色笑話或故事，讓您覺得不舒服		.18	.70	-.04	.30
2.曾經有人對您說與性別有關的言論，讓您覺得不舒服		.01	.59	.34	.25
6.曾經有人對您的外表或身體做出含有性意味的評論，讓您覺得不舒服		.05	.55	.41	.31

表一 (續)

9.曾經有人向您暴露私處，令您感到困窘或不舒服	.00	.00	.64	.15
19.曾經有人以您不悅的方式碰觸您的身體（例如：臀部、大腿、胸部、性器官），讓您覺得不舒服	.14	.46	.59	.24
7.曾經有人對您做出令您難為情且具有性意涵的姿勢，讓您覺得不舒服	.12	.48	.58	.22
18.曾經有人做出違反您意願的摟抱或親吻，讓您覺得不舒服	.05	.26	.57	.24
10.雖經您拒絕，還是有人不斷地要求與您發生性關係，讓您覺得不舒服	.34	.13	.52	.36
1.曾經有人在未經您同意的情況下，透過任何形式向您展示含有性暗示的文字、圖畫、聲音或影像，讓您覺得不舒服	.08	.44	.52	.30
8.曾經有人色眯眯的盯著您，令您覺得不舒服	.07	.37	.35	.80
4.曾經有人挑逗性地對您吹口哨或發出噓聲，讓您覺得不舒服	.08	.35	.32	.75
11.雖經您拒絕，還是有人不斷地要求跟您約會或共進晚餐，讓您覺得不舒服	.14	.13	.19	.69
轉軸後特徵值	2.79	2.72	2.70	2.57
累積解釋百分比	16.4%	32.4%	48.3%	63.4%

二、大學生性騷擾經驗的輪廓

本研究針對 480 位有性騷擾經驗的資料進行描述統計，見表二。結果顯示，以曾經有遭受性騷擾經驗（無論發生次數是一次或多次）而言，本研究大學生參與者最常遭受的性騷擾是「說與性別有關的言論」（226 人，占總人數 47.1%，平均 1.16）、「色眯眯的盯著」（218 人，占總人數 45.4%，平均 1.06）、「以不悅的方式碰觸您的身體」（215 人，占總人數 44.8%，平均 0.89）、「挑逗性地對您吹口哨或發出噓聲」（212 人，占總人數 44.2%，平均 0.94）以及「展示含有性別偏見或性暗示的文字、圖畫、聲音或影像」（198 人，占總人數 41.3%，平均 0.97）五題。若以性騷擾經驗類型來區分，這些常出現的經驗分屬於不受歡迎的性注意（2 題）、肢體騷擾（2 題）以及性別騷擾（1 題）。最少提到的經驗都是性強制的四個題項，「曾經有人威脅您若在性方面不合作，將遭到報復」（4 人）、「曾經有人對您說，若在性方面不合作將對您不利，讓您覺得不舒服」（7 人）以及「您曾因拒絕性關係而遭受不公平的對待」（10 人），其中，只有「曾經有人暗示您若在性方面合作，將得到某些好處，讓您覺得不舒服」（20 人，佔總人數 4.2%）稍微多一點。

簡言之，大學生遭遇「性別騷擾」的經驗最多，以類別論，「不受歡迎的性注意」和「肢體騷擾」的總數不亞於「性別騷擾」人數，而性強制經驗在本研究參與者身上是較少發生

的。此結果與 Fitzgerald、Magley、Drasgow 及 Waldo (1999) 的結果類似，Fitzgerald 等人指出性別騷擾、不受歡迎的性注意是常見的事件，賄賂與性威脅則是少見卻較嚴重的事件。

由於性騷擾在 DSM-IV-TR 中並不屬於「經驗、目擊或面對死亡、傷害與威脅」等符合標準 A 的創傷事件，但 Shipherd 等人 (2009) 提出潛在性創傷事件 (potentially traumatic events, PTE) 的概念，Avina 與 O'Donohue (2002)、McDermut 等人 (2000) 也認為性騷擾是一種創傷事件。本研究資料分析結果也顯示，研究參與者曾經歷性騷擾且認為性騷擾是令人困擾者共 401 人 (占總人數 83.5%)，遠高於曾經歷性騷擾卻不感到困擾的 79 人 (占 16.5%)。

表二 男性與女性在性騷擾經驗各題之回應

題號	男性 (N = 146)					女性 (N = 334)					合併 (N = 480)						
	0	1	2	3	4	0	1	2	3	4	0	1	2	3	4	M	SD
14	144	0	1	0	1	332	1	0	1	0	476	1	1	1	1	0.02	0.25
13	143	0	2	0	1	330	1	1	2	0	473	1	3	2	1	0.04	0.31
15	140	3	2	0	1	330	2	0	1	1	470	5	2	1	2	0.04	0.33
12	143	0	0	2	1	317	6	6	3	2	460	6	6	5	3	0.09	0.50
5	105	11	24	1	5	265	18	34	7	10	370	29	58	8	15	0.48	0.98
3	101	12	19	3	11	219	15	68	16	16	320	27	87	19	27	0.76	1.21
2	90	8	23	7	18	164	20	90	29	31	254	28	113	36	49	1.16	1.40
6	89	17	21	6	13	223	23	63	10	15	312	40	84	16	28	0.77	1.20
9	127	13	3	1	2	252	51	24	2	5	379	64	27	3	7	0.32	0.74
19	82	15	23	13	13	183	63	63	15	10	265	78	86	28	23	0.89	1.18
7	108	9	20	2	7	245	32	42	8	7	353	41	62	10	14	0.52	0.99
18	114	13	14	2	3	237	43	37	8	9	351	56	51	10	12	0.49	0.94
10	140	4	2	0	0	309	3	15	3	4	449	7	17	3	4	0.14	0.57
1	100	8	17	10	11	182	26	80	19	27	282	34	97	29	38	0.97	1.32
8	123	11	8	1	3	139	30	93	35	37	262	41	101	36	40	1.06	1.34
4	124	7	12	1	2	144	37	110	22	21	268	44	122	23	23	0.94	1.20
11	117	6	16	2	5	217	11	65	22	19	334	17	81	24	24	0.72	1.20

三、性騷擾經驗與創傷反應、憂鬱症狀之關係及性別差異

本節探討性騷擾受害者出現創傷反應或憂鬱症狀的情形（見表三）。研究分析顯示，性騷擾經驗的總分與創傷反應或憂鬱程度有顯著正相關，且不論是性強制、性別騷擾、肢體騷擾或不受歡迎的性注意都與「從事件發生到現在的創傷反應」，以及憂鬱程度有顯著正相關。這些都顯示，性騷擾經驗越多，創傷後壓力程度與憂鬱程度也越高。

表三 性騷擾經驗與創傷反應、憂鬱間的相關係數及描述統計

	創傷反應	憂鬱程度	平均數（標準差）
性騷擾經驗（總分）	.32**	.17***	9.42（7.96）
性強制	.16**	.16***	0.19（0.05）
性別騷擾	.20**	.10*	3.17（0.15）
肢體騷擾	.27**	.17***	3.34（0.16）
不受歡迎的性注意	.28**	.09*	2.72（0.13）
平均數	13.29	8.24	
標準差	18.39	9.18	

註1：從事件發生到現在的PTSRI（以創傷反應表示），與憂鬱程度的皮爾森積差相關係數為.45**。

註2：*** $p < .001$; ** $p < .01$; * $p < .05$

表四 性騷擾各類型的平均數、標準差及在性別上的差異

性騷擾類型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性強制	男	0.24	1.46	0.65	.52
	女	0.17	0.86		
性別騷擾	男	3.16	3.12	-0.05	.96
	女	3.17	3.33		
肢體騷擾	男	3.07	3.31	-1.10	.27
	女	3.45	3.60		
不受歡迎的性注意	男	1.01	1.72	-9.34	< .01
	女	3.47	2.97		
性騷擾總分	男	7.48	6.37	-3.57	< .01
	女	10.27	8.31		

註：女性 $n = 334$ ，男性 $n = 146$ ；考驗採用雙側檢定且自由度皆為478。

從性別來檢視，性騷擾經驗量表的分量尺上，除了性強制外，女生經歷性騷擾的頻率均高於男性。以平均數進行 t 分數的檢定後發現（見表四），雖然女性經驗性騷擾的總平均分數顯著高於男性（ $p < .01$ ），若根據性騷擾經驗的類型來看，女性遭受「不受歡迎的性

注意」之騷擾最高，也顯著地高於男性遭受此類性騷擾的平均數($p < .01$)。在「性別騷擾」與「肢體騷擾」上，女性的經驗雖略多於男性，但並未呈現統計顯著，也就是說，男女性在此兩類經驗的頻率並沒有顯著差異，此結果與簡苑珊等人(2012)針對國中生所做的調查結果略有不同。而本研究也顯示男性在「性強制」的經驗多於女性，但未呈現顯著差異，女性在這部分回答有經驗之人數都偏低，顯示性強制在大學生族群中並非常見的性騷擾類型。仔細檢視「性強制」的每個題項後顯示，性賄賂題項(若在性方面合作，將得到好處)，女性高於男性但不顯著($M_{男} = .07, M_{女} = .10$)；性要脅題項(在性方面不合作，將對您不利、遭報復或遭不公平對待)，男女沒有顯著差異，但男性在已經發生的性要脅題項(曾因拒絕性關係而遭受不公平的對待)，人數與頻率均高於女性($M_{男} = .17, M_{女} = .07$)，但未達顯著。換言之，女性容易遭遇性賄賂事件，男性容易遭受性要脅且容易因此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此一方向值得日後再追蹤研究。

至於創傷性反應，研究結果顯示，感受困擾者共 401 人(占總人數 83.5%) 其中，男性 113 人(占男性總人數 77.4%)，女性 288 人(占女性總人數的 86.2%)，且男女性有顯著差異($Pearson \chi^2 = 5.76, Phi$ 相關 = .11, $p = .02$)。其中，「最困擾」的性騷擾事件次數最多為「以不悅的方式碰觸您的身體」，有 91 人(占 19%)；其次是「雖經拒絕，還是有人不斷地要求跟您約會或共進晚餐」，有 43 人(占 9%)；再次是「曾經有人做出違反您意願的摟抱或親吻」，有 37 人(占 7.7%)；另外，「色眯眯的盯著您」，有 35 人(占 7.3%)，這些是分屬於「肢體騷擾」與「不受歡迎的性注意」之題目，女性人數比例顯著地高於男性，分別是女性 137 人(占女性總人數的 41%) 與男性 46 人(占男性總人數 31.5%)，以及女性 80 人(占女性總人數的 24%) 與男性 17 人(占男性總人數 11.6%)。而在嚴謹的創傷定義上，DSM-IV-TR 曾提出 A 和 B 兩項標準，標準 A 為「經驗到、目睹或面對真實死亡、即將來臨的死亡以及嚴重傷害的威脅，標準 B 為「出現害怕、無助以及恐懼」的反應，個體經驗必須符合兩項標準，才能進行 PTSD 的診斷。而本研究中符合標準 A 的有 68 人(男 12 人，8.2%；女 56 人，16.8%)，符合標準 B 的有 162 人(男 29 人，19.9%；女 133 人，39.8%)，顯示這些研究參與者不僅認為所經歷的性騷擾令人困擾，也有超過 1/3 的人會出現典型創傷事件般的害怕，其中女性比男性容易感到威脅($Pearson \chi^2 = 6.10, Phi$ 相關 = .11, $p = .01$)，也容易感到害怕($Pearson \chi^2 = 18.10, Phi$ 相關 = .19, $p < .001$)。總之，女性在性騷擾經驗上，比男性容易感到困擾，也容易在性騷擾經驗後感到威脅與害怕，容易將性騷擾經驗視為創傷經驗。

四、性別對性騷擾後效之調節

如果將男性與女性分開來看（見表五、表六），顯然的，男性的性騷擾經驗與創傷反應和憂鬱症狀的相關都不顯著，而女性的性騷擾經驗與創傷反應和憂鬱之相關都達統計上之顯著，且顯著性都高達 .01。這顯示男女性雖在某些性騷擾類別上有經驗的程度沒有顯著差異，但經驗性騷擾後之心理後效—創傷反應與憂鬱，確有顯著差異。也就是說，女性傾向於感到心理困擾，且將性騷擾經驗視同創傷事件，「從事件發生到目前的創傷反應」也是顯著的，此外，也傾向出現憂鬱症狀。

表五 男性性騷擾經驗與創傷反應、憂鬱程度的相關及描述統計

	創傷反應	憂鬱程度
性騷擾經驗（總分）	.040	.060
性強制	.014	.026
性別騷擾	.023	.064
肢體騷擾	.022	.066
不受歡迎的性注意	.062	-.030
平均數	12.51	8.78
標準差	17.62	9.19

註：從事件發生到現在的PTSRI（以創傷反應表示），與憂鬱程度的皮爾森積差相關係數為 .55***。

表六 女性性騷擾經驗與創傷反應、憂鬱的相關及描述統計

	創傷反應	憂鬱程度
性騷擾經驗（總分）	.407***	.222***
性強制	.269***	.271***
性別騷擾	.261***	.109**
肢體騷擾	.343***	.215***
不受歡迎的性注意	.353***	.161***
平均數	13.64	8.00
標準差	18.73	9.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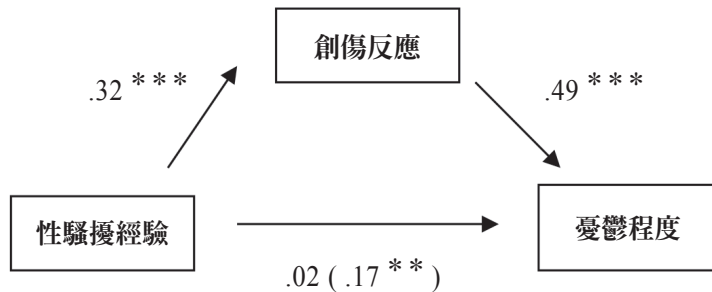
註1：從事件發生到現在的PTSRI（以創傷反應表示），與憂鬱程度的皮爾森積差相關係數為 .48***。

註2：*** $p < .001$; ** $p < .01$

五、以創傷反應為中介因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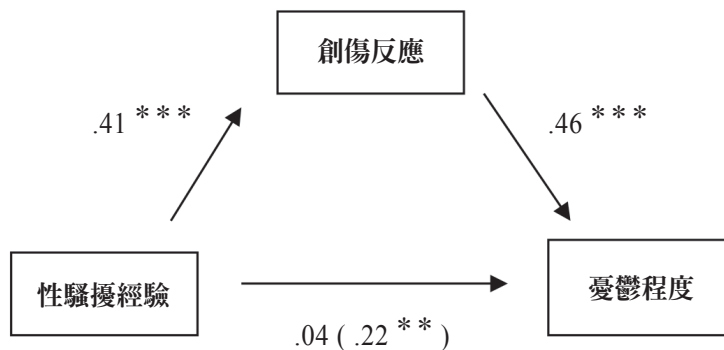
本研究將利用 Baron 與 Kenny（1986）提出的檢驗中介變項程序來探討性騷擾經驗、創傷後症候、憂鬱症狀三者間的關係。此分析將三個變項都視為連續變項，以性騷擾經驗

為自變項，創傷後壓力程度為中介因子，憂鬱程度為依變項。首先，檢驗性騷擾經驗、創傷後壓力程度、憂鬱程度之間是否存在顯著的相關；再進行迴歸分析，以性騷擾經驗、創傷後壓力程度預測憂鬱程度，探索三者間迴歸係數的變化。如果以性騷擾經驗及創傷後壓力程度來預測憂鬱程度時，性騷擾經驗的迴歸係數較單獨以性騷擾經驗預測憂鬱程度時的迴歸係數低且變為不顯著，此時中介因子為完全中介。若迴歸係數雖變低但仍具統計顯著性，則為部份中介（不完全中介），並佐以 Sobel test 確定中介效果的顯著性（Baron & Kenny, 1986）。



圖一 創傷反應為完全中介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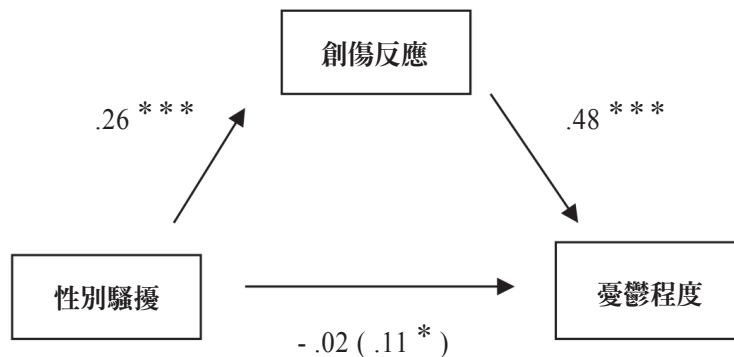
若以所有的參與者資料來分析，結果顯示，若以創傷反應為中介變項，以憂鬱程度為依變項時，性騷擾經驗對憂鬱程度的簡單迴歸係數 ($r = .17, p < .01$) 在中介變項創傷反應加入後變成不顯著 ($\beta = .02, p > .05$) (如圖一)。也就是說，性騷擾經驗對創傷反應有顯著的影響 ($\beta = .32, p < .001$)，並透過創傷反應的中介對憂鬱程度產生影響，此中介效果為 $.32 \times .49 = .1568$ ，以 Sobel test 考驗此中介效果具顯著性，結果為 $t = 6.18$ ，達 $p < .001$ 顯著水準。亦即創傷反應能夠完全中介性騷擾經驗對憂鬱程度的影響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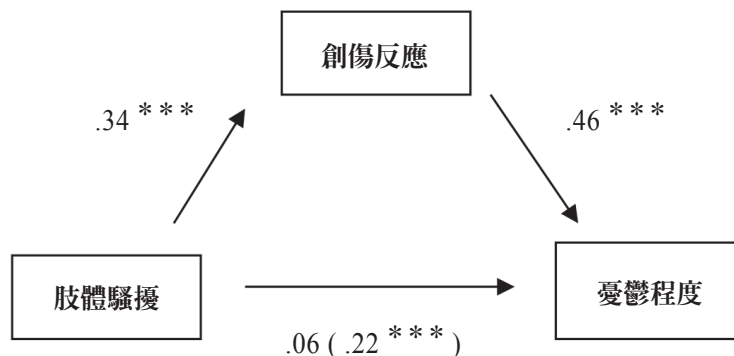
圖二 女性創傷反應為完全中介效果

若考慮性別因素，先以女性參與者之資料分析，結果如圖二所示，當創傷反應加入後，性騷擾經驗對憂鬱之影響從 .22 ($p < .001$) 降至 .04，中介效果為 0.1886，以 Sobel test 考驗，結果為 $t = 5.93$ ，也達 $p < .001$ 顯著水準（如圖二）。而男性則如表五所示，性騷擾經驗與 PTSD、憂鬱之間的相關係數都未達顯著水準，故無法探討中介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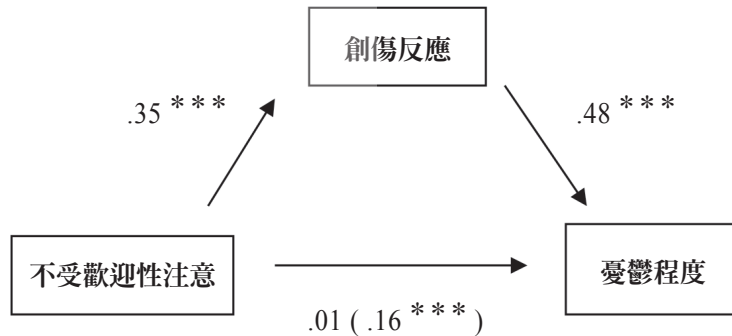
若考慮不同樣態的性騷擾經驗，如：性別騷擾、肢體騷擾、不受歡迎的性注意、性強制四種，女性在此四種的性騷擾經驗也都與創傷反應、憂鬱程度有顯著正相關，都達 $p < .001$ 顯著水準。在中介效果上，性別騷擾、肢體騷擾、不受歡迎的性注意等三種一般性騷擾，創傷反應都完全中介性騷擾經驗對憂鬱程度的影響，如圖三、圖四、圖五，其 Sobel test 分別為性別騷擾之 $t = 4.36$ ， $p < .001$ ，肢體騷擾之 Sobel test 的 $t = 5.33$ ， $p < .001$ ，不受歡迎的性注意之 Sobel test 的 $t = 5.54$ ， $p < .001$ 。而在較嚴重性騷擾樣態中，例如性強制，女性的創傷反應則是部分中介性騷擾經驗對憂鬱程度的影響，如圖六，Sobel test 的 $t = 4.42$ ， $p < .001$ ；換言之，此即顯示最具傷害性之性強制性騷擾，則可能直接導致憂鬱，所引起的創傷反應若未處理好，也會進而引發憂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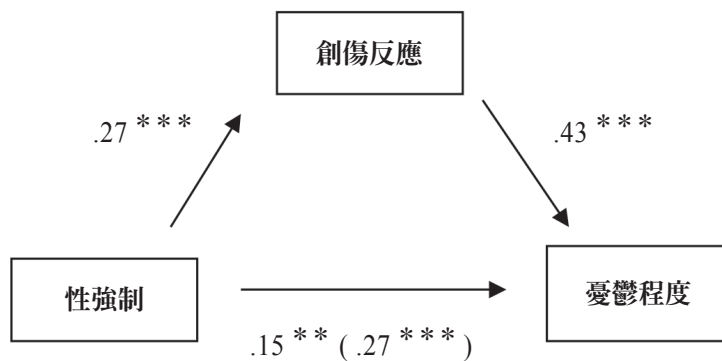
圖三 性別騷擾中女性創傷反應為完全中介效果



圖四 肢體騷擾中女性創傷反應為完全中介效果



圖五 不受歡迎性注意中女性創傷反應為完全中介效果



圖六 性強制中女性創傷反應為部分中介效果

肆、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顯示，性騷擾經驗確實與受害者的心理狀況有負面關聯，如帶來顯著的創傷反應與憂鬱症狀，且性騷擾經驗越多，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與憂鬱症狀就越嚴重，特別是對女性而言。此結果與 Avina 與 O'Donohue (2002) 及 McDermut 等人 (2000) 認為性騷擾是一種創傷事件的觀點吻合。也就是說，性騷擾並不像有些民眾所以為的「無關痛癢」，而是會造成心理適應困難或心理症狀的創傷性事件。同時，創傷經驗中的受害者往往出現「說不出口」、「沒能力說」的現象，這也是父權社會與文化下受害者的社會性壓力之一。

症狀會說話，從性騷擾經驗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或憂鬱的高相關性來看，不應該受害者「沒多說什麼」，就認定傷害不存在。

本研究進一步指出性騷擾經驗、創傷反應及憂鬱三者間的關係，對女性而言，創傷反應是性騷擾對憂鬱影響之完全中介因子。此結果顯示，性騷擾受害者經歷性騷擾之後，若出現創傷反應而未妥善處理的話，將轉化為後續的憂鬱症狀，但較嚴重的性強制性騷擾本身即對憂鬱有直接的影響。根據此研究結果所顯示的心理病理與影響機制，研究者建議，針對性騷擾受害者的諮商與治療，若出現創傷事件的相關症狀則應及早進行處理，如此，不僅能預防性騷擾受害者出現後續的憂鬱症狀，且能直接減緩性騷擾產生的憂鬱。此一研究結果亦可作為性騷擾的心理病理基礎，提供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在實務工作中協助性騷擾受害者症狀緩解的準則，在學理與臨床實務上是十分寶貴的發現。

另外，性別是影響創傷反應出現的重要因素，女性比起男性經歷越多的性騷擾就出現越多創傷反應症狀，男性則未呈現此現象，在以創傷反應為中介、性騷擾經驗為自變項的中介模型中，也只出現在女性身上。這部分的結果與 Gradus 等人（2008）的研究結果及 Willness 等人（2007）對性別的預測是相同的。這也說明，在台灣社會遭受性騷擾後之心理傷害方面，女性比男性容易出現創傷反應。這部分的結果與簡苑珊等人（2012）對國中生的調查結果是一致的，有性騷擾受害經驗之女生的身心適應狀況較差，男生之性騷擾經驗與其身心適應狀況無關。顯示不管國中生還是大學生，性別的確在性騷擾與身心適應之間具有重要的調節效應。

此外，本研究發現性騷擾與罹患創傷反應或憂鬱有一定的關聯，尤其是一般人認為輕微的性別騷擾、不受歡迎的性注意與創傷反應症狀或憂鬱的關係，則是不容忽略的部分。同時，以中介效果模型對性騷擾經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憂鬱間的關係進行連結，提出性騷擾與受害者心理健康的關係機制，是相當有效且顯著，值得在相關研究中廣為應用。未來可再針對遭受性騷擾者進行長期追蹤研究，以確認性騷擾經驗、創傷反應與憂鬱間的因果關係。

最後，本研究採取便利抽樣，且僅以中部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不是大學生的代表性樣本，且忽略了職業婦女或上班族群，在推論上有所限制，另外本研究男性樣本較少，也不足以代表男性大學生性騷擾經驗的現象，若要從有限的樣本中推論男性遭受性騷擾之經驗較女性少，以及確認男性被性騷擾經驗與創傷或憂鬱反應無相關，則可能需要更大的樣本、或是更具規劃的樣本結構設計，才能夠回答該問題。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針對男性、職業婦女或其他族群進行研究，以更全面瞭解性騷擾在台灣造成心理負面影響的各種樣貌。

在研究工具上，本研究雖已根據《性騷擾防治法》(2009)定義與 Fitzgerald 等人(1995)的性騷擾經驗量表 (SEQ)，建立了中文的性騷擾經驗量表，也指出性騷擾經驗的確與創傷反應或憂鬱有關。但大學生研究參與者所呈現的性騷擾類型是以性別騷擾、不受歡迎的性注意為主，顯然還不足以代表國內所有的性騷擾經驗之類別；其與創傷反應或憂鬱症狀的關係，也侷限於常呈現的性騷擾經驗的類型。本研究中「性騷擾經驗」與「創傷經驗」的測量方式均為事後回溯的主觀回憶，沒有設定特定的回溯時間（大學時期或從小到大），因而可能隨著性騷擾事件發生時間點不同而有記憶扭曲的問題，也會影響其立即或長期追蹤的後效心理。因此，本研究僅算是對國內對性騷擾分類與影響之初步研究，可以進行的相關研究還相當多。未來可以更豐富的研究設計，針對國內相關現象進一步探究。

參考文獻

- 中華民國刑法（2013年6月18日）。[Criminal Cod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2013.6.18).]
- 王純娟（1998）：從美國的性騷擾定義談起—為台灣社會尋找一個性騷擾定義。《輔導季刊》，34（3），22-32。[Wang, C. C. (1988). On definitions of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Guidance Quarterly*, 34(3), 22-32.]
- 王素美、吳佩玲、張之蘋、許秀峰、郭雅惠（2012）：護理人員的職場性騷擾處理之認知、態度及相關滿意度探討。《澄清醫護管理雜誌》，8（3），47-53。[Wang, S. M., Wu, P. L., Chang, C. P., Hsu, H. F., & Kuo, Y. H. (2012). Paramedics'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administration with regard to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workplace. *Cheng Ching Medical Journal*, 8(3), 47-53.]
- 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1990）：《婦女性暴力調查報告》。台北：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Taipei Women's Rescue Foundation. (1990). *The survey report of sexual violence in women*. Taipei, Taiwan: Taipei Women's Rescue Foundation.]
- 台北市現代婦女基金會（1992）：《台北市高中（職）女生對性騷擾態度之調查研究》。台北：現代婦女基金會。[Modern Women's Foundation. (1992). *The survey report of attitude for sexual harassment in girls of senior high school*. Taipei, Taiwan: Modern Women's Foundation.]
- 呂寶靜（1995）：工作場所性騷擾之研究：臺灣地區案例探討。《國立政治大學學報》，70，131-158。[Lu, P. C. (1995). Incidence of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workplace: A case study of Taiwan.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70, 131-158.]

- 宋鎮照 (1997): 社會學。台北: 五南。[Song, Z. Z. (1997). *Sociology*. Taipei, Taiwan: Wu-Nan.]
- 李選、白香菊、顏文娟 (2010): 台灣護理人員職場暴力經驗及其相關因素研究。護理雜誌, 57(2), 61-69。DOI: 10.6224/JN.57.2.61 [Lee, S., Pai, H. C., & Yen, W. J. (2010). Nurse violence in the workplace: A study of experiences and related factors in Taiwan. *The Journal of Nursing*, 57(2), 61-69. doi: 10.6224/JN.57.2.61]
- 汪淑娟、陳心怡、許韻婕、謝明鴻、李淑杏、陳家玉 (2009): 大學生性騷擾認知與性別刻板印象之性別差異。臺灣性學學刊, 15(1), 67-80。[Wang, S. C., Chen, H. Y., Hsu, Y. J., Hsieh, M. H., Lee, S. H., & Chen, C. Y. (2009).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nsciousness of sexual harassment and attitudes towards gender stereotyp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Formosan Journal of Sexology*, 15(1), 67-80.]
- 性騷擾防治法 (2009年1月23日)。[Sexual Harassment Prevention Act (2009.01.23).]
- 林秀美、陳階堃、莊世杰 (2006): 護理人員在職場遭遇性騷擾之研究。中華職業醫學雜誌, 13(1), 21-28。[Lin, H. M., Chen, S. K., & Chuang, S. C. (2006). A study of nurses confronting sexual harassment in workplace. *Chinese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 13(1), 21-28.]
- 林珮秀 (2005): 我國高職餐飲科學生實習期間遭受性騷擾問題之探討。觀光研究學報, 11(2), 135-163。[Lin, Y. H. (2005). A study of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majored in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program confronting sexual harassment during their practical training periods. *Journal of Tourism Studies*, 11(2), 135-163.]
- 林珮秀、黃毓伶 (2001): 學生在餐廳實習時遭受性騷擾問題之研究。觀光研究學報, 7(2), 55-74。[Lin, Y. H., & Huang, Y. L. (2001). A study of students confronting sexual harassment during practical training at restaurants. *Journal of Tourism Studies*, 7(2), 55-74.]
- 林芳玫 (1995): 師大強暴「疑」案報紙報導之分析: 誰是加害者? 誰是受害者? 新聞學研究, 51, 33-55。[Lin, F. M. (1995).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news coverage of rap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victim into aggressor and the rapist into victim.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51, 33-55.]
- 邱雅莉 (1993): 探討大學男女生對性騷擾的認知與態度。市師科學教育季刊, 15, 42-57。[Chiu, Y. L. (1993). T'an t'ao ta nan nu sheng tui hsing sao jao te jen chih yu t'ai tu.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Science Education Quarterly*, 15, 42-57.]
- 許文耀 (2000): 九二一地震災區學生的因應型態與心理症狀的關係。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13(3), 35-59。[Hsu, W. Y. (2000). The relationships of coping styles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for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921.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Taiwan*, 13(3), 35-59.]

- 陳心怡譯(2000):貝克憂鬱量表第二版中文版指導手冊。台北:中國行為科學社。Beck, A. T., Steer, R. A., & Brown, G. K. (1996).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2nd edition (BDI-II)*. San Antonio, TX: Psychological Corporation.
- 陳若璋 (1994): 大學性傷害經驗之回溯性研究。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7 (1), 77-96。 [Chen, J. C. (1994). The sexually victimized experienc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Formos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7(1), 77-96.]
- 陳淑惠、林耀盛、洪福建、曾旭民 (2000): 九二一震災受創者社會心理反應之分析—兼論「變」與「不變」間的心理社會意涵。 *中央大學社會文化學報*, 10, 35-60。 [Chen, S. H., Lin, Y. S., Hung, F. C., & Tseng, H. M. (2000). Posttraumatic psychosocial reactions after the 921 earthquake in Taiwan: Psycho-Socio-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changed and unchanged. *Journal of Culture and Society*, 10, 35-60.]
- 彭秀玲、陳淑惠、徐文鈺、姚秀靜 (2008, 10月): 性侵害 / 性騷擾與其創傷經驗的初探—以中部地區大學生為例。「2008年台灣心理學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口頭發表之論文, 台北。 [Peng, H. L., Chen, S. H., Hsu, W. Y., & Yao, H. J. (2008, October).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sexual molestation/harassment and trauma experiences in a sampl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entral area of Taiwan*. Oral presented at the 2008 annual meeting of the Taiw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Taipei, Taiwan.]
- 馮嘉玉、晏涵文 (2013): 國中校園霸凌與同儕性騷擾防治介入課程設計與介入效果。 *臺灣性學學刊*, 19 (1), 21-52。 [Feng, J. Y., & Yen, H. W. (2013). The intervention curriculum design and its effects of bullying and peer sexual harassment preven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 *Formosan Journal of Sexology*, 19(1), 21-52.]
- 馮嘉玉、晏涵文、李思賢、高松景 (2012): 臺灣地區國中同儕性騷擾現況及其相關因子之研究。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報*, 38, 49-70。 [Feng, J. Y., Yen, H. W., Lee, S. H., & Gau, S. J. (2012). Sexual harassment victimization and related factor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Journal of Health Promotion and Health Education Contents*, 38, 49-70.]
- 黃貞裕、吳娟娟、駱俊宏 (2007): 高中職女學生性騷擾知覺、性騷擾態度與因應行為關係之研究: 以臺南縣市為例。 *教育學術彙刊*, 1 (1), 87-111。 [Huang, C. J., Wu, C. C., & Lou, J. H. (2007). Relationships among perceived sexual harassment, sexual harassing attitude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senior high schools' female students. *Bulletin of Education Research*, 1(1), 87-111.]
- 黃淑英、晏涵文 (2004): 台北市某國中學生性騷擾現況及防治教育需求。 *臺灣性學學刊*, 10 (1), 13-34。 [Huang, S. Y., & Yen, H. W. (2004). A survey of the needs assessment on sexual

- harassment prevention educa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ipei. *Formosan Journal of Sexology*, 10(1), 13-34.]
- 黃富源 (1995)：工作場所性騷擾與其預防之研究。師說，82，28-36。[Huang, F. Y. (1995). Kung tso ch'ang so hsing sao jao yu ch'i yu fang chih yen chiu. *Shih Shui*, 82, 28-36.]
- 黃曬莉、畢恆達 (2002)：當西方菁英遇到本土原生：校園中性騷擾的定義與申訴案件處理之社會文化脈絡。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3，91-139。DOI: 10.6255/JWGS.2002.13.91 [Huang, L. L., & Bi, H. D. (2002). When western concepts meet indigenous concepts in Taiwan: Socio-cultural definitions and procedures for dealing with sexual harassment cases on campus. *Journal of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13, 91-139. doi: 10.6255/JWGS.2002.13.91]
- 楊培珊 (2000)：女性居家照顧服務員工作中遭受性騷擾之經驗探討。臺大社會工作學刊，2，97-149。DOI: 10.6171/ntuswr2000.02.03 [Yang, P. S. (2000). A study on the female home attendants' work-related experiences of sexual harassment. *NTU Social Work Review*, 2, 97-149. doi: 10.6171/ntuswr2000.02.03]
- 董貞吟、張德明、陳正誠、李佶明、李嘉容、楊佳璇 (2005)：護理人員對職業健康危害的認知及現況探討。中華職業醫學雜誌，12 (4)，241-254。[Tung, C. Y., Chang, T. M., Chen, K. J., Li, C. M., Li, C. J., & Yang, C. H. (2005). A study of the nurses' consciousness and the present condition toward the occupational injuries. *Chinese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 12(4), 241-254.]
- 簡苑珊、陸均玲、李鴻森、洪百薰 (2012)：青少年性騷擾受害經驗與身心適應之相關—以基隆市國中學生為例。臺灣公共衛生雜誌，31 (4)，326-334。[Chien, Y. S., Lun, D. L., Li, H. S., & Hurng, B. S. (2012).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experiences with sexual harassment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Keelung city. *Taiw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31(4), 326-334.]
- 羅燦煥 (2002)：他的性騷擾？她的性騷擾？：性騷擾的性別化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6，193-249。[Luo, T. Y. (2002). His sexual harassment vs. her sexual harassment: Gendered construction of sexual harassment.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46, 193-249.]
- 羅燦煥 (2011)：沈默中的表達，順服中的抗拒：女性性騷擾因應論述的自我培力。臺灣社會研究季刊，85，267-316。[Luo, T. Y. (2011). Resistance in oppression, expression in silence: The discursive empowerment in Taiwan women's coping with sexual harassment.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85, 267-316.]
- 羅燦煥 (2012)：性騷擾過後：女性性騷擾因應處理之衍生性衝擊。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33，155-191。[Luo, T. Y. (2012). After sexual harassment: Secondary harm from women coping with sexual harassment incident.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33, 155-191.]

- 邊立中、鄭雅文、陳怡欣、陳秋蓉 (2014)：職場暴力盛行率與受雇者健康狀況之相關。臺灣公共衛生雜誌，33 (1)，36-50。DOI: 10.6288/tjph201433102088 [Pien, L. C., Cheng, Y. W., Chen, I. S., & Chen, C. J. (2014). The prevalence of workplace violence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the health status of Taiwanese employees. *Taiw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33(1), 36-50. doi: 10.6288/tjph201433102088]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0).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text revision* (4th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oi: 10.1176/appi.books.9780890423349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2).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text draft* (5th ed.). Retrieved from <http://www.dsm5.org/about/Pages/Default.aspx>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5*.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oi: 10.1176/appi.books.9780890425596
- Avina, C., & O'Donohue, W. (2002). Sexual harassment and PTSD: Is sexual harassment diagnosable trauma?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5(1), 69-75. doi: 10.1023/A:1014387429057
- Barak, A. (1997).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sexual harassment. In W. E. O'Donohue (Ed.), *Sexual harass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treatment* (pp. 263-300). Needham Heights, MA: Allyn & Bacon.
- Baron, R. M., &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 1173-1182. doi: 10.1037/0022-3514.51.6.1173
- Beck, A. T., Steer, R. A., Ball, R., Ranieri, W. (1996). Comparison of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ies-IA and-II in psychiatric outpati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67(3), 588-597. doi: 10.1207/s15327752jpa6703_13
- Burnam, M. A., Stein, J. A., Golding, J. M., Siegel, J. M., Sorenson, S. B., Forsythe, A. B., & Telles, C. A. (1988). Sexual assault and mental disorders in a community populatio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6, 843-850. doi: 10.1037/0022-006X.56.6.843
- Campbell, R., Greeson, M. R., Bybee, D., & Raja, S. (2008). The co-occurrence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dult sexual assault,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sexual harassment: A mediational model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physical health outcome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6(2), 194-207. doi: 10.1037/0022-006X.76.2.194
- Dansky, B. S., & Kilpatrick, D. G. (1997). Effects of sexual harassment. In W. O'Donohue (Ed.), *Sexual*

- harass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treatment* (pp. 152-174). Needham Heights, MA: Viacom.
- Fitzgerald, L. F., & Shullman, S. L. (1993). Sexual harassment: A research analysis and agenda for the 1990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42*(1), 5-27. doi: 10.1006/jvbe.1993.1002
- Fitzgerald, L. F., Drasgow, F., Hulin, C. L., Gelfand, M. J., & Magley, V. J. (1997).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exual harassment in organizations: A test of an integrated model.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2*(4), 578-589. doi: 10.1037/0021-9010.82.4.578
- Fitzgerald, L. F., Gelfand, M. J., & Drasgow, F. (1995). Measuring sexual harassment: Theoretical and psychometric advances. *Basic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7*(4), 425-445. doi: 10.1207/s15324834basp1704_2
- Fitzgerald, L. F., Magley, V. J., Drasgow, F., & Waldo, C. R. (1999). Measuring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military: The sexual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 (SEQ-DoD). *Military Psychology, 11*(3), 243-263. doi: 10.1207/s15327876mp1103_3
- Gratus, J. L., Street, A. E., Kelly, K., & Stafford, J. (2008). Sexual harassment experiences and harmful alcohol use in a military sample: Differences in gender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depression.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 and drugs, 69*(3), 348-351.
- Gruber, J. E. (1992). A typology of personal and environmental sexual harassment: Research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1990s. *Sex Roles, 26*(11-12), 447-464. doi: 10.1007/BF00289868
- Gutek, B. A., & Koss, M. P. (1993). Changed women and changed organizations: Consequences of and coping with sexual harassment.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42*(1), 28-48. doi: 10.1006/jvbe.1993.1003
- Kessler, R. C., Sonnega, A., Bromet, E., Hughes, M., & Nelson, C. B. (1995).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2*(12), 1048-1060. doi: 10.1001/archpsyc
- Koss, M. P. (1990). Changed lives: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sexual harassment. In M. A. Paludi (Ed.), *Ivory power: Sexual harassment on campus* (pp. 73-92). Albany, NY: SUNY Press.
- Magley, V. J., Waldo, C. R., Drasgow, F., & Fitzgerald, L. F. (1999). The impact of sexual harassment on military personnel: Is it the same for men and women? *Military Psychology, 11*(3), 283-302. doi: 10.1207/s15327876mp1103_5
- McDermut, J. F., Haaga, D. A. F., & Kirk, L. (2000). An evaluation of stress symptoms associated with academic sexual harassment.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3*(3), 397-411. doi: 10.1023/A:1007725022534

- Murdoch, M., Polusny, M. A., Hodges, J., & Cowper, D. (2006).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service sexual harassment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ong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 disability applicants. *Military Medicine, 171*(2), 166-173.
- O'Donohue, W., Downs, K., & Yeater, E. A. (1998). Sexual harassment: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3*(2), 111-128. doi: 10.1016/s1359-1789(97)00011-6
- Palmieri, P. A., & Fitzgerald, L. F. (2005).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in sexually harassed women.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8*(6), 657-666. doi: 10.1002/jts.20074
- Richman, J. A., Rospenda, K. M., Nawyn, S. J., Flaherty, J. A., Fendrich, M., Drum, M. L., & Johnson, T. P. (1999). Sexual harassment and generalized workplace abuse among university employees: Prevalence and mental health correl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9*(3), 358-363. doi: 10.2105/AJPH.89.3.358
- Richman, J. A., Shinsako, S. A., & Rospenda, K. M. (2002). Workplace harassment/abuse and alcohol-related outcom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 63*(4), 412-419. doi: 10.15288 / jsa.2002.63.412
- Rotundo, M., Nguyen, D. H., & Sackett, P. R. (2001).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perceptions of sexual harassmen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6*, 914-922. doi: 10.1037/0021-9010.86.5.914
- Safran, C. (1976). What men do to women on the job: A shocking look at sexual harassment. *Redbook, 149*(2), 17.
- Sbraga, T. P., & O'Donohue, W. (2000). Sexual hara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ex Research, 11*(1), 258-285. doi: 10.1080/10532528.2000.10559790
- Schneider, K. T., Swan, S., & Fitzgerald, L. F. (1997). Job-related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workpla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2*(3), 401-415. doi: 10.1037/0021-9010.82.3.401
- Shipherd, J. C., Pineles, S. L., Gradus, J. L., & Resick, P. A. (2009).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marines,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and perceived health: Evidence for sex differences.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2*(1), 3-10. doi: 10.1002/jts.20386
- Stewart, S. H., & Conrod, P. J. (2003). Psychosocial models of functio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substance use disorder. In P. Ouimette & P. J. Brown (Eds.), *Trauma and substance abuse: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treatment of comorbid disorders* (pp. 29-

- 55).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doi: 10.1037/10460-002
- Thacker, R. A., & Gohmann, S. F. (1996).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sexual harassment: A descriptive study.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30*(4), 429-446. doi: 10.1080/00223980.1996.9915030
- Till, F. J. (1980). *Sexual harassment: A report on the sexual harassment of student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n Women's Educational.
- Wasti, S. A., & Cortina, L. M. (2002). Coping in context: Sociocultural determinants of responses to sexual harrass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2), 394-405. doi: 10.1037/0022-3514.83.2.394
- Welsh, S. (1999). Gender and sexual hara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5*(1), 169-190. doi: 10.1146/annurev.soc.25.1.169
- Willness, C. R., Steel, P., & Lee, K. (2007). A meta-analysis of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workplace sexual harassment. *Personnel Psychology, 60*, 127-162. doi: 10.1111/j.1744-6570.2007.00067.x
- Witkowska, E., & Gillander, G. K. (2005). Have you been sexually harassed in school? What female high school students regard as harass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t Medicine and Health, 17*(4), 391-406. doi: 10.1515/IJAMH.2005.17.4.391

收件日期：103年10月22日

複審一日期：104年01月12日

複審二日期：104年05月02日

通過日期：104年06月09日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ual Harassment Experiences and Depression: Traumatic Reaction as Mediator with Gender as Moderator

Hsiu-Ling Peng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Li-Li Hu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en-Hau Li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ual harassments experiences (SHE), depression, and traumatic rea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and the influences of gender on SHE and their relation with depression or traumatic reaction.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including participants'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Sexual Harassment Questionnaire (SHQ), BDI-II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Reaction Index (PTSDRI). Among 682 valid questionnaires, 480 college students (146 males and 334 females) reported that they have been sexually harassed, and these cases would be used for data analysis lat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actor structure of SHE for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was similar to that found in Western society. In addition to sexual coercion, gender harassment, and unwanted sexual attention factors, the Taiwanese sample had an additional physical harassment factor. Among these factors, females experienced significantly more unwanted sexual attention than males, bu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sex differences for all other factors. Furthermore, females reported more traumatic reac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but this was not the case for males who experienced more SHE. Therefore, gender is a moderator between SHE and traumatic reaction as well as between SHE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Moreover, path analysis showed that traumatic reaction completely medi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HE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for Taiwanes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while the mediation effect was not found for Taiwanese male students. Hence, females are more likely to develop traumatic reaction than males after experiencing SHE; and if the traumatic reaction was not properly treated, depression would follow.

Keywords: depression, gender, sexual harassment, traumatic reaction